

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明观的分野与交融

程圣露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克莱夫·贝尔所代表的 20 世纪资产阶级精英文明观之间的异同，并剖析这些差异所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理论背景，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两种文明观的核心观点、价值取向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着重强调文明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紧密关联，而贝尔的文明观则更多地聚焦于精神层面的文明特质，尤其是对文化艺术审美独立性与精神追求的崇尚。这两种文明观的差异不仅体现了对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文化矛盾与张力的结论。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差异对当代文明观构建的启示，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点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文明观的重要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克莱夫·贝尔；社会主义文明观；资产阶级文明观；比较分析

DOI：10.69979/3029-2700.24.11.030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不同的思想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他们几乎处在同一时代，但由于所处地域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二者的文明观及思想体系差异甚大。马克思的文明观根植于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规律；而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则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探索，强调文化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这两种文明观念不仅在理论上差异显著，在实践中也对各自时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二者文明观的分野与交融，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二者文明观与思想体系，更能够为我们提供多元的视角来审视当下文明发展的复杂态势。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凸显。“从文明观的视角出发，‘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深刻洞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展现了积极应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复杂历史进程的负责任立场。”如何在尊重不同文明差异的基础上，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通过深入研究两者文明观的异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文明的本质和特征，更好地“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从而推动构建多元、包容、和谐的文明观，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

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文明观差异的根源

1.1 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

社会背景的差异是造成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明观不同的首要原因。马克思生活在 19 世纪的德国和英国，这一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工业革命的推进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阶级分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促使马克思去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而形成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其文明观从属于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文明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紧密联系。相比之下，克莱夫·贝尔生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英国伦敦。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已经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文化的普及，人们对艺术、文化、哲学等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贝尔提出了代表布卢姆斯伯里群体的精英主义文明观，强调精神层面的文明特质，尤其是对文化艺术审美独立性与精神追求的崇尚。

1.2 学术传统的差异

马克思的文明观建立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他

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形成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因此他的文明观自然强调文明的实践性。而贝尔的文明观则更多地受到布卢姆斯伯里群体的影响，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持蔑视态度，他的文明观是精英主义的，加之其作为形式主义艺术批评家的另一重身份，因此在贝尔看来，文明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或社会制度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考方式，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探索，强调文化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

1.3 目的性的差异

二者建立文明观的动机与出发点也是造成两者文明观差异的重要原因。首先，马克思的文明观是为了揭示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物质基础，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他认为文明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和进步状态，强调文明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紧密联系。而贝尔研究文明观的目的则是为了揭示文明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特质，为当时的社会提供文化批判和指引，他认为文明是融汇了人类高度价值判断的、纯粹精神上的复杂概念。因此他的文明观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探索，强调文化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贝尔由于社会背景、学术传统以及出发点等因素的不同导致其文明观念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尽管两者文明观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对人本身的关注上、对理性的重视和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可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共性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两者文明观交融的契机。

2 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明观的异同

2.1 对文明本质理解的差异

首先，二者文明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文明本质与特征的理解上。马克思的文明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动力和发展规律。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相连，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是文明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城乡之间的对立开始出现并逐渐加剧，这种对立不仅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文明的发展。文明的本质在于

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积极改造和适应，它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精神财富的创造和传承。因此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一个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它标示着人类社会开化状态和进步状态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文明形态多呈现出阶段性、地域性特征，“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才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

而贝尔则更多地从精神层面来理解文明，认为文明是融汇了人类高度价值判断的、纯粹精神上的复杂概念。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主要体现在《文明》一书中，他强调“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是高度文明的特征”，该著作作为我们理解现代工业社会下的人类文明状态提供了新的视角。贝尔认为文明社会是一个尊崇真理、爱好艺术、个性自由的地方，他强调文明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或社会制度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考方式，这种文明观超越了表面的物质繁荣深入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他指出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类逐渐从原始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这种需求推动了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虽然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便利，却也滋生了市侩气和功利主义的观念，人们在生活上极尽享乐精神却匮乏不堪，他在书中指出“以机器发展水平去衡量文明高低”是错误的行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并不等于文明的国家。他认为工业社会虽然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却忽视了人类精神世界的需求。在贝尔看来工业文明的危机在于其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人类作为精神存在的本质，这种危机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因此他呼吁人们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实现真正的文明进步。

此外，贝尔特别强调了艺术批评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艺术批评家作为精神领域的管理者有责任唤起人们对美好精神世界的记忆，艺术批评不仅能够提升公众的品味，还能实现个人精神的完善进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贝尔认为艺术是文明的最高形式，因为艺术具有超高的审美属性，超越了物质生活的束缚追求纯粹的精神享受。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会产生审美感情，这种感情是超越日常生活情感的，是纯粹无功利的，因

此他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文明时代的理性抛弃肤色和种族等偏见”“任何国家都应该容得下智者，贤者必定四海为家，由此可以看出贝尔认为真正的文明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个性自由发展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的歧视，公众与艺术家有着共同的审美基础。且他强调个人自由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认为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艺术和精神上的满足时文明才能真正得以彰显，这体现了贝尔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由精神的崇尚。

其次，在文明发展动力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明显分歧。马克思认为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不断调整和完善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这种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他认为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规律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革命的过程。在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度上他既肯定了其历史进步性又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其本质仍然是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文明形态，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彻底消除剥削和压迫现象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共产主义社会还将极大地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文明的更高形态。而贝尔认为文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艺术与审美的创新，他强调艺术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在推动文明进步中起到关键作用，认为文明的规律是一种充满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艺术创造过程，物质生产基础并不作为文明的特征之一，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差异甚大。

2.2 二者共性：强调理性与文明的多样性

然而尽管两者在文明本质、发展动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皆强调理性和文明的多样性，这些共性为我们理解两者文明观的交融提供了可能。

首先，马克思认为理性对文明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他认为通过理性分析可以揭示文明发展的社会动力和历史规律，通过理性分析指导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共产主义文明将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彻底消除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消除私有制消灭剥削和两极分

化。与此同时，贝尔在著作中也强调理性至上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认为文明社会中的理性表现为生动活泼的求知欲和对任何话题的开放讨论，二者观点中皆体现了对理性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在马克思与贝尔的文明观中皆强调了文明多样性。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指出国家是最显著的文明体，但国家和文明形态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国家在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形态也有同一个文明形态跨越不同国家的情形。此外，马克思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互鉴不仅是“民族史”“地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文明发展冲破地域狭隘性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论述了劳动实践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因此，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可以促进文明的共同发展。

在贝尔的论著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文明的多样性一词，但贝尔以切实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证实了他的宏大艺术观与文明观，在他的所有著作与展览策划中无一不体现出对发展文化多样性的提倡。例如，贝尔所在的布鲁姆斯伯里群体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对待中国文化最为友好的群体之一，对中国艺术有着浓厚兴趣，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接纳中国文化。贝尔以形式主义艺术理论来探究中国传统艺术，将东西方艺术之精华提炼出来，减少了中国艺术对于西方观众的异质性，认为中国传统艺术能够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代表，为西方研究中国艺术提供了阐释工具。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中国艺术中独特的线条与留白进入到现代主义画家们的视野中，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也被西方现代批评家们逐渐熟知。

此外，二者都强调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文明的价值旨归，马克思认为文明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福祉，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潜能发挥。贝尔也强调文明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个性自由发展的地方，都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由精神的崇尚。综上所述，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在核心观点

上既存在显著差异又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理解文明、审视文明发展的视角。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审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以实现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

3 研究二者文明观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框架和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武器，通过对二者思想的对比研究对当下文明观的建设以及当下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具体如下：

3.1 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文明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福祉。这种观点在历史上推动了无数社会变革，激励人们追求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它鼓励人们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释放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侧重于文明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认为文明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福祉。这要求我们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世界各国要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平等对话、互利共赢，有助于我们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克莱夫·贝尔文明观则强调艺术与审美的独立性，他认为社会教育“宁愿要通才教育而不要技术教育，即如何选择生活而不是如何获利思维教育，这才是高度文明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观点认为文明的价值在于提供一种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寄托与审美享受。他鼓励人们追求纯粹的美感与精神上的满足，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内涵。贝尔倡导文明社会的宽容态度和理性至上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文明社会的理念指导，在文明社会中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以及他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应该强调理性至上、追求真理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贝尔的文明观鼓励人们追求纯粹的美感与精神享受，这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与审美素养，推动社会的文化繁荣与创新。

这两种不同的文明观在人类社会发

展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更注重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公平正义，而克莱夫·贝尔文明观则更注重个体的精神追求与审美体验。通过两者文明观的研究，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视角与思路，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3.2 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我国作为全球文明倡议第一个“共同倡导”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它代表着一种全球治理方案和现代化思路，要求要文明互鉴、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明和谐共生，这与二者的观点高度吻合。马克思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克莱夫·贝尔文明同时强调了艺术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认为艺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观点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贝尔提出的“艺术是意味的形式”为不同的艺术找到共同性，推动了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种文明观虽然存在差异，但共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为社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通过对二者思想共同性的把握有利于建构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对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3 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观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但也面临着文明冲突和文化霸权等挑战，“深化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已然成为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是文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在吸收二位思想家的文明观基础上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文明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各版本的文明叙事提供了实践遵循”。具体来说，首先应该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汇聚的是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给世界带来的是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创造的是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可以促进文明的共同发展。

当代的国际局势要求我们更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审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合作以实现全球文明的繁荣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我们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构建与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实现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力量。

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明观的深入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在核心观点、价值取向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和共性。马克思的文明观强调文明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紧密联系,揭示了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规律;而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则更关注精神层面的文明特征,侧重于文化艺术的审美独立性与精神追求,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批判和指引。两者文明观的差异不仅体现了对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文化矛盾与张力。然而,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文明的发展,为构建多元、包容、和谐的文明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日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为实现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借鉴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注重文化艺术的审美独立性和精神追求,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素养,推动社会的文化繁荣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88—223页。
 - [2][英]克莱夫·贝尔著,张静清、姚晓玲译:《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20-79页。
 - [3][英]克莱夫·贝尔编著,周金环、马钟元译:《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3页。
 - [4]《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287页。
 -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2页。
 - [6]冯游游,黄旭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下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J].齐鲁学刊,2024,(05):63-71.
 - [7]和音:《全球文明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时代需求》,《人民日报》2024年6月10日,第3版。
 - [8]黄威.习近平文化思想文明观的逻辑构成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4,(09):34-40.
 - [9]李龙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世界语境与创新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2024,64(05):1-7+152.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4.05.002.
- 程圣露(1999年7月),女,汉,河南省许昌市,河北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化与艺术创意。